

書

昨非菴日纂二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

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啓倉贍貧。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爲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遽

山集
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爲資
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國朝楊承芳爲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禁。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

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卽以妻簪珥爲償。不令家人知。

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

李文靖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部辛陳四叅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金將郃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

竺二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爲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廳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宦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卽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密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

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

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

日集二集
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裏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卽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卽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人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其半。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匿不以告耳。所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嗚呼。卻一介畏四知。何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金人立命取牒。牒至會金。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苦力不能遍存耳。俄頃金按籍取宗室。因藝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騭耳。公卽日嫁者數人。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旨陷人。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

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遇盜罄劫。誥勅文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在。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此官。遇寇盪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娥。遣郡牧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當爲子。偵作別而去。

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卽昨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憔悴授以官。詰已再除湖。糾矣。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偕赴任所焉。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廼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王大將軍旣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含欲投。荆州王舒。含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作諷相公者。日後定不忘本。名言哉。

唐閻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孫蜃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寄絲五萬兩而他適俄昉家被火貲用悉焚昉力護所寄絲付同里暢師文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卽

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兗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

者二十餘人。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而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家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吾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賫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焚香爲民士祝曰：「典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無以及民。」庾詵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人誣執爲盜者，詵見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謝。詵曰：「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司馬昭旣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珏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珈。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斷文本爲函。複黃絹爲囊。

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冢。孝冢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

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

不。

戴就爲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贓罪。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鉛芥。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芥。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抵。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啣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誨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

守。

宋黃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歉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糗餌。飼小兒輩。饑人如墻而進。不可復制。董什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倦。黃岡村氓丘十五。多積谷。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真者數月方死。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權耳。何以愧爲。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

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潛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

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麤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於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段秀實爲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謨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償。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謨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何能爲人。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

不可見段公。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張泌太宗朝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泌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羹。巴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菜羹張。

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籬多刺。荆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

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殮葬不具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棄原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開義塾。教訓鄉閭子弟。有鬻田者。匿其券。將構訟。券遺道傍。犬啣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侄易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

俾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菴。盡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怖走竹傷其足。挈履輕步而歸。

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

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

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

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

林。

薛戎悉俸廩。賑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

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資。眾皆哭而去。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

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

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

曰。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

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張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

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

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照原價糶之。在

已無損於人。頗獲濟。乖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爲。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爲惠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爲里塾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

宋有梵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爲冠。登仙岡山羽化。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

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
一切嚴禁手劊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
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蔽時爲
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
死獄卒無敢橫率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
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謙
滿三載轉靈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
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芸
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
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
曰不可劓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
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執政每見有攜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

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向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競爲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爲之乎。

玄宗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盂。而骨肉嗷嗷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

四方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懽忻而去。不飽其飯。飽其意。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奈上帝不許也。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

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旣而思曰：是大買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求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者逮罷長子，罷誡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

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斗米一錢。有奇。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困廩深。

藏高價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穀數十鍾。諸兄姊及子姓。中表枵腹而待哺者。相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與衆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日擊時艱。若處鍼氈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餒死。悉過去。

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盼之間。溘焉消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
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
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
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
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
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
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
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
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
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

者予于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
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
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昨非菴日纂二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
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
孤朞月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
已乳含之涉旬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左
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御史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

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重溢，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爲此赤族事邪？

余齊民爲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

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僦居爲

善也。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僦居以養廉乎。布粟舂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
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王僧虔爲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
僧虔爲廢寢食。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
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宜忽
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

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

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
而嫂貪恠。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
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
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
此獨非其有邪。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
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

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爲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卽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

右手。曰。我必勝。若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徐孝克所生母恙。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

日集二集
當在已。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馬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趙宣子將之絳。有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絕。高祖喻之曰。毀不滅性。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氓。無責也。唐文皇戕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隸。天下大利昏之也。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構成卒入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

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
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
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土人義之。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
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直

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刑

客楊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
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
義士。遂亡去。

國朝徐玩有至性。母歿。父構危疾。熟讀軒岐諸
書。起父於沉痾。就養無方。從兄弟六人。視如
同胞。撫孤壻如子。教二甥如孫。旣以貢。當就
試禮部。玩不赴。曰。吾父在。吾出而歸。稱後。吾
父倚閭矣。奈何。以旣衰遺體。跋涉三千里。博

日纂二集
一官也。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癯瘠。見者憂其死。

倪萌字子明。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宋華寶父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

活。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

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
者。此。可。爲。鑑。因。呼。爲。竹。義。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
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
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
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
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
菽。水。沒。列。鼎。以。何。爲。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
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
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
兄。住。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
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
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

其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跪白其母叱妻遣之

唐潞丞相隨父死於虜隨方嬰襁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
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
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
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
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
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
兄也。又投水而死。

崔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
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
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
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
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
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日纂二集
食爲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羗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卽愈。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卽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甦。後

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忽然覺毒沁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脛及足脛。色皆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笑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

日集二集
肆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女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遣之。

陽城年長不肯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憚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顧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

請分異計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

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裸體耕。褻慢。乃買家資貴買其田。每當耕墾。必整冠束帶從。

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一年復還。同爨。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

日纂二集
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於
閩。溺死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
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
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
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
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悲泣。不看而返。
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昨非菴日纂二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
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
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
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
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嗜

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
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爰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
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
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
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暉爲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亥

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
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
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
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
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
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
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

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奉母誠以清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谷。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爲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旣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杜後爭。吾靜思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竝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凡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日纂二集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
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
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
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
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
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
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
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
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
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
失臣節

日纂一集
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

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啗。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悖至此邪。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為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三事。可無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曾謂此為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必冠。申申如也。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治。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

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櫬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愔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

日集二集
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爲子弟干祿世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任玄弟請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

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楊宣懿察之母教子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

省試榜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富貴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日纂二集
奉娛。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娛之教。流於三世。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

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

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奩中有金釵數枚。旣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詠流譽。

人有子無不愛。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兄弟。卽父之諸子。已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做效邪。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

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仍娶柴氏歸。

范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蔥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竝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五代唐劉贊。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粵裝。

國初鄺埜。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爲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

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
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
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
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
脣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
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
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卽家
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魏曹丕定爲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
否。其女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
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
爲喜。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足與君也。一女
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暗奸天位。顧遺之不
可久之子。智在婦人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

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甲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燄。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此之誠。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

聖